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50778093)

明代城市与建筑

环列分布、 与制度重建 纲维布置

王贵祥 等著

明代城市与建筑

环列分布、纲维布置与制度重建

明人陆容的笔记《园杂记》

卷中也谈到：金陵本六朝所都，本朝拓其

东，东至钟山，城池周围九十里，

立门十三，其外城，则因山控江，周围一百

八十里，别为十六门，这种城池规模记

载上的差别，可能的原因是，《明太祖

祖实录》所说的周围“余里，仅仅是指明初在

山之阳所建之新城，的周围长度，当然

在明清两代“余里”的历史上，建康

城仍然处在不停的拓展

与变动之中，而历史上

遗留下来的宋建康府或元集庆路的

原有街区城址，逐渐被包

裹在外城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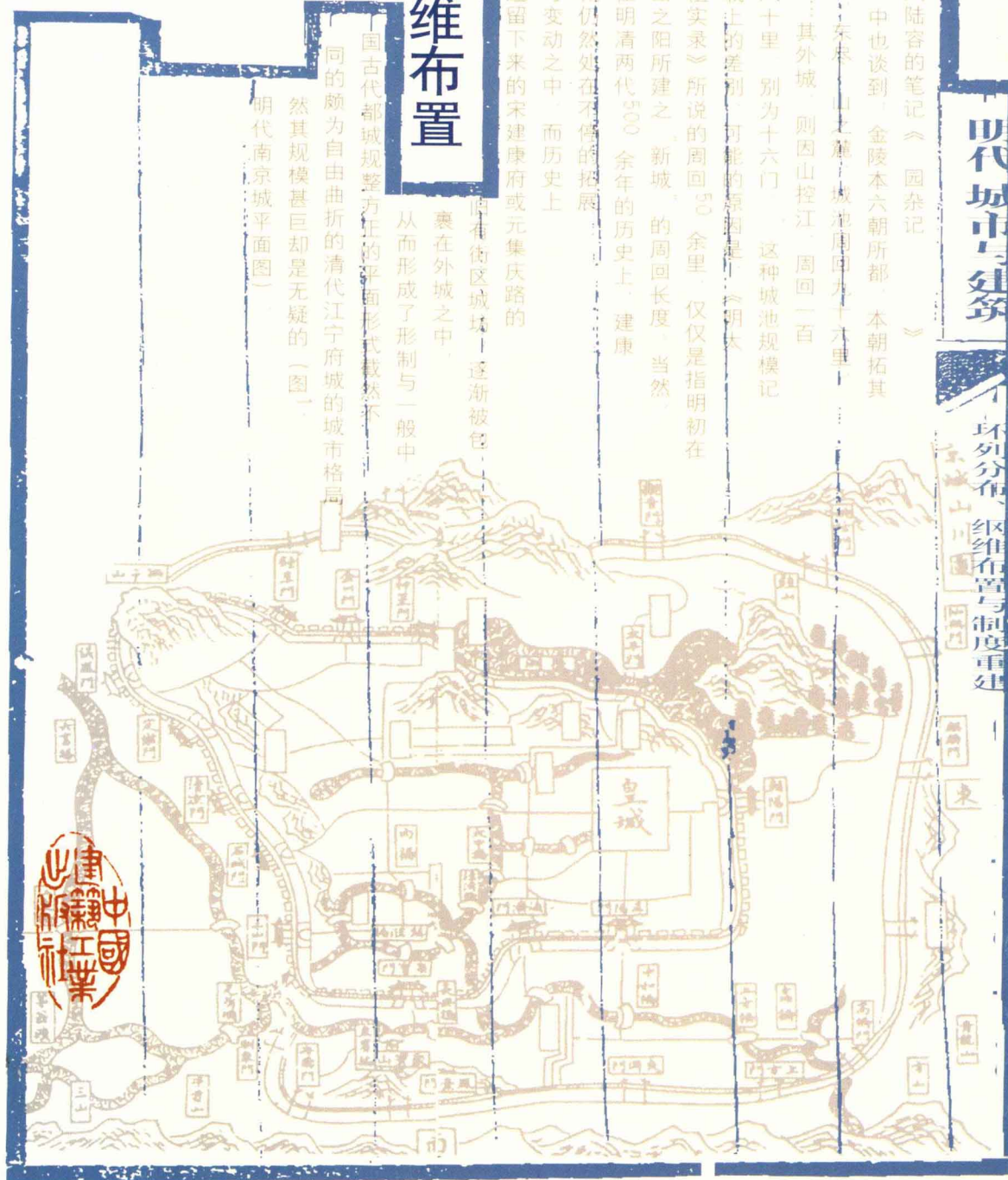
从而形成了形制与一般中

国古代都城规整方正的平面形式截然不

同的颇为自由曲折的清代江宁府城的城市格局

然其规模甚巨却是无疑的（图一）

明代南京城平面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50778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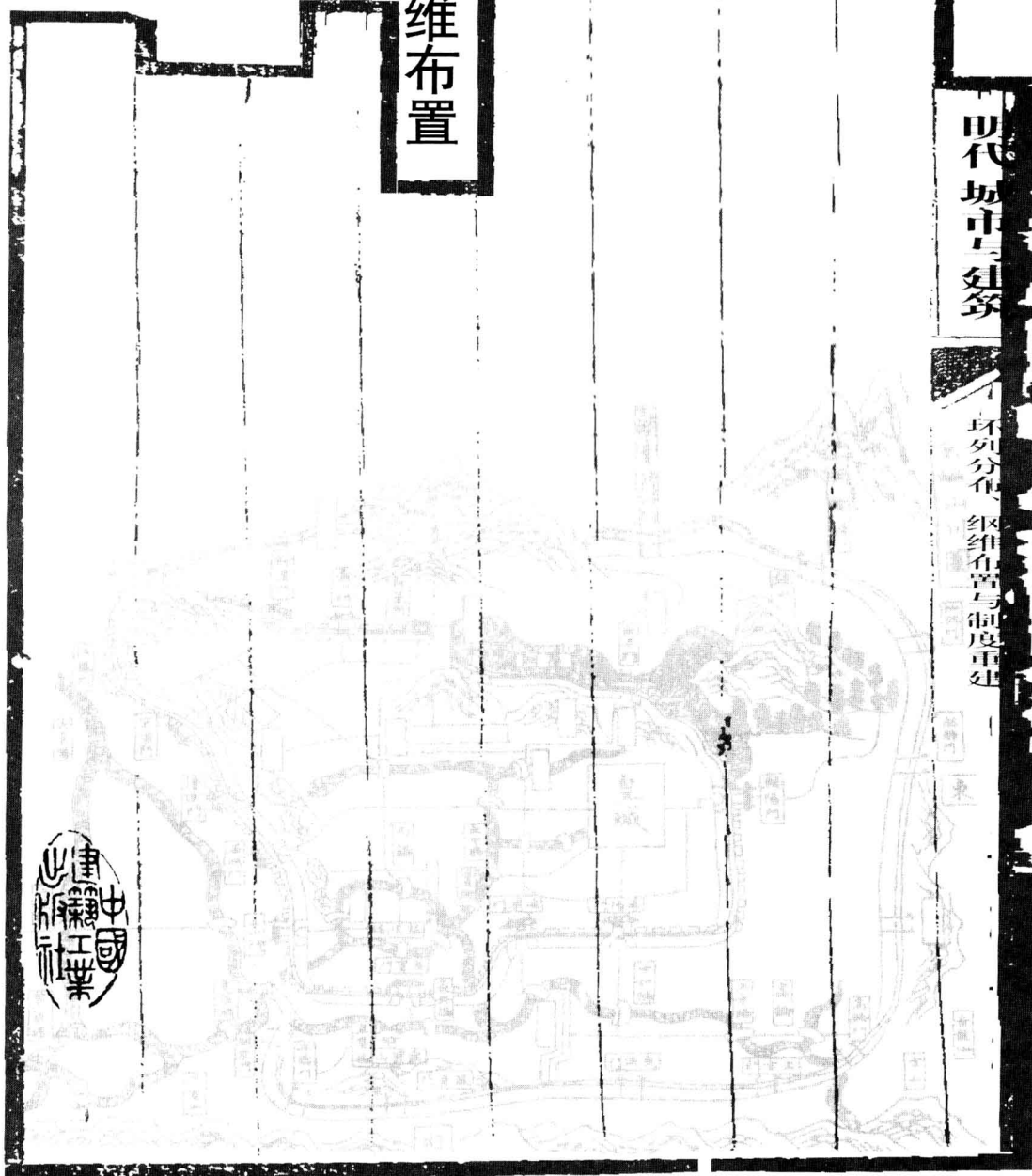
明代 城市 与建筑

——环列分布、
纲维布置
与制度重建

王贵祥 等著

明代城市与建筑

环列分布、
纲维布置与
制度重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 507780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城市与建筑——环列分布、纲维布置与制度重建/王贵祥等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112-14189-0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城市史:建筑史-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TU-09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3217号

本书以七个部分,从城市史与建筑史的角度,对明代城市和建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研究。明代是一个制度重建的时代,明代的城市、宫殿、王府、第宅、衙署、坛庙、祠庙等很多方面,与其前的唐宋辽金元时代有很大的不同。系统研究明代的城市和建筑,有助于理解清代的城市与建筑,对理解明代以前的城市、建筑的空间、尺度、分布格局等也会有一些帮助。本书对建筑历史、城市历史的研究者、考古工作者及相关专业在校师生和相关研究人员具有较好的参考阅读作用。

责任编辑:董苏华 孙 炼
责任设计:陈 旭
责任校对:王誉欣 陈晶晶

明代城市与建筑
——环列分布、纲维布置与制度重建
王贵祥 等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16 印张:30¼ 字数:1045千字
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80.00元

ISBN 978-7-112-14189-0
(2224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绪 论 / 一

第一篇 明代建城运动综述

明代建城运动概说 王贵祥 / 五

明代府（州）城市的分布及其距离相关性探究 王贵祥 / 三一

明代府州县城池与建筑的经费来源——以北直隶为例 包志禹 / 六〇

明代南直隶驿传机构初探 李 菁 / 七五

第二篇 明清城市规制、形态与等级

明代城池的规模与等级制度探讨 王贵祥 / 一〇五

明代陕西城市平面形态与等级规模探析 葛天任 / 一二一

明清河南城市平面形态及其演变研究 王裕国 / 一三三

嘉靖《陕西通志》城市建置图三题 谢鸿权 / 一四七

附录

清代盛京地区城市规模与内部形态研究 [韩国]玄胜旭 / 一六二

第三篇 城市中的建筑与园林

三城鼎峙，署宇秩立——明代淮安府城及其主要建筑空间探析 贾 珺 / 一八五

从嘉靖《北岳庙图》碑初探明代曲阳北岳庙建筑制度 杨 博 / 二〇二

附录

《景定建康志》“青溪图”复原研究 [俄罗斯]玛丽安娜 / 二〇九

“苏城好，城里半园亭”——乾隆《姑苏城图》中国林用地规模及分布研究 梅 静 / 二二八

第四篇 城市衙署建筑

明代山东城市之衙署建筑平面与规制探析 李德华 / 二三七

明代地方治所衙署之建置与规模等级初探 胡介中 / 二四九

附录

南宋江南地区府州治所的规模和布局之初探

——以《宋元方志丛刊》中方志地图为研究对象 袁 琳 / 二六二

南宋建康府府廨建筑复原研究及基址规模探讨 袁 琳 王贵祥 / 二六八

第五篇 明代城市中的孔庙、儒学与城隍庙

明代不同等级儒学孔庙建筑制度探 王贵祥 / 二八一

明代河南府、州、县庙学建筑平面与规制探析 周 璞 / 三一〇
苏州庙学建筑规制略考 敖仕恒 / 三三二

第六篇 明代城市中的一般祠庙建筑

明清地方城市的坛壝与祠庙 王贵祥 / 三四一
明代北直隶城隍庙建筑规制探析 包志禹 / 三八二
明代地方城市的坛庙建筑制度浅析——以山东为例 李德华 / 三九一

第七篇 明代城市坛壝建筑

明代南直隶地方坛壝建筑初探 李 菁 / 四一三
明代社稷坛等级与定制时间——以北直隶为例 包志禹 / 四三三
明初南京坛壝建筑研究 [韩国]辛惠园 / 四四二
明代北边卫所城市的坛壝形制与平面尺度探讨 段智君 赵娜冬 / 四六五

索引 / 四七七

绪 论

公元1368年，也就是明太祖洪武元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正月乙亥，太祖朱元璋祭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天下之号曰明。二月壬寅，定郊社宗庙之礼，并将每年的亲祀定为常例。二月丁未。设立国学，并在其中以太牢礼祭祀先师孔子。二月戊申，祭祀社稷之神。二月壬子，颁布诏书，规定了衣冠要依照唐朝的式样与制度。八月己巳，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丁丑，定六部官制。十一月庚子，开始登圜丘坛祭祀上帝。此外，还令衍圣公袭封，并授之以曲阜知县之职，这些都是依照了前代的制度。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必须以礼来聘贤士。即使是蒙古人，色目人，只要有才能的，也都可以选拔任用。朱元璋还提出了“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¹的口号，还特别提出愿意与诸儒讲明治道，并主张“他利害当兴革不在诏内者，有司具以闻。”²并置登闻鼓。在这忙碌的一年中，明太祖最关心，也最急切的，是国家的建立，与各项制度的恢复与重建。其中包括服装、祠庙、坛壝、儒学等等方面的内容。

其实，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朱元璋最为忙碌的事情，除了都城的建造之外，主要是各种制度的建立，如洪武二年四月乙亥，“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³八月己巳，定内侍官制。十月辛卯，诏天下郡县立学。三年二月戊子，诏求贤才可任六部者。五月丁酉，诏守令举学识笃行之士。己亥，设科取士。丁未，诏行大射礼。戊申，祀地于方丘。六月戊午，素服草履，步祷山川坛。十二月庚午，遣使祭祀历代帝王陵寝，并且加以修葺。洪武四年庚寅，在中都城建造了郊庙。洪武五年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⁴并始行乡饮酒礼。六月丁丑，定宫官女职之制。同是在这个月，还定六部职掌及岁终考绩法。洪武六年八月乙亥，诏祀三皇及历代帝王。洪武七年二月戊午，修曲阜孔子庙，设孔、颜、孟三氏学。洪武二十八年，诏诸土司皆立儒学。

而且，如《明史》所言：“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⁵因而，在洪武三年就完成了《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必具。”⁶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朱元璋“诏廷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⁷经过了若干年的制度重建，洪武二十八年时的朱元璋已经是信心满满。这一年六月己丑，他登上了宫殿的奉天门，谕群臣曰：“……后嗣止楮《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刺、刖剕、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又曰：“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勒诸典章，永为遵守。”⁸

也许因为朱元璋是一位汉族皇帝，他将汉、晋、唐、宋几代作为中国历史的正朔，因而对于辽、金及元蒙时代的一些政策与制度，都看做某种文化的异义，所以，在其立国之初，就特别致力于制度层面的建设，就令人不觉得十分奇怪了。

朱元璋在制度重建上所做的努力，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服饰、礼仪、住宅、车马，直至衙署、孔庙、学校、祠祀、坛壝等等。如在学校中，都要按照古制设射圃，既要令学子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又要令学子不忘武功，能够随时担负起保卫国家的责任。在冠服、居室上，则以具体的规定，更明确了明代社会的上下等级，使各不相越，以加强明帝国的统治。

明太祖以后的历代帝王，对于制度层面，也多有厘革，如明惠帝朱允炆，“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⁹从文献所知的明代各项制度中，有礼仪制度、官民服舍器用制度、祭服制度、宫室制度、臣庶室屋制度、坟茔制度、藩王宫城制度等等，悉为完备。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二。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三，礼一（吉礼一）。

6. 同上。

7.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本纪第三，太祖三。

8. 同上。

9.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本纪第四，恭闵帝。

由此，我们可以说，明代是一个制度重建的时代，因此，明代的城市、宫殿、王府、第宅、衙署、坛壝、祠庙，在很多方面，与其前的唐宋辽金元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有清一代，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明代的各种制度。而现代城市，是在明清旧有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存宫殿、衙署、寺观、祠庙、坛壝、乡土民居等建筑，也多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或虽是前代遗存，也曾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修葺、改建与重建。

因此，从城市史与建筑史的角度来看，对明代城市、建筑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研究，对明代建城运动的始末，明代城市等级、制度，明代府州城市的分布，军镇卫所的布置，明代城市中衙署、孔庙、学校、坛壝等官建建筑物的位置、格局，及等级差别的梳理、归类，甚至对明代建筑之资金来源的分析等，不仅对于我们了解明代城市与建筑之制度层面的内涵，而且对理解清代城市与建筑，进而理解明代以前之城市、建筑的空间、尺度、分布格局等，都会有一些帮助。

正是基于如上的考虑，我们这个包括了教师、博士后、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在内的学术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对明代建城运动这一课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研究，从城市、衙署、坛壝、祠庙、庙学、军镇卫所等多个层面，对明代城市，及城市中的各种类型建筑进行了研究。由于明代城市与建筑在遗存上的缺失或不完整，我们充分利用了明、清两代的史料，特别是地方志，对明代城市分布、城市大小、城门特征、城内建筑分布与特征，各种类型建筑，及其因城市等级差别而产生的差别等，逐一作了梳理、分析与研究。虽然不能够真正穷尽明代城市与建筑的各个方面，但从整体上，对于有明一代的城市、建筑，等级制度，不同类型建筑空间格局等，有了一个基本的体认，这应该也算得上是对明代城市与建筑史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起步，或能对以后在微观层面上对于明清建筑历史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

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课题，要想一无疏漏地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大可能的。我们的研究中，无疑有一些不尽深入的地方，甚或有在理解或分析上的有误之处。因为，历史研究往往会受到资料与实物之缺失两个方面的局限，这或许是所有历史研究都难以逾越的困难与屏障。或许我们的研究，能够为有识的方家提供一些浅陋的线索，引发他们加以深究的热情，从而将我们所未能解决的一些历史难题，逐一克服，则不仅是建筑史学术领域的幸事，也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事情。

王贵祥

2011年10月7日

于清华园荷清苑寓中

第

一篇

明代建城运动综述

明代建城运动概说*

王贵祥

提要

元末明初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建设，是一次大规模的建城运动，是继元代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之后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回归与重建过程。明代从都城到不同等级地方城市及边防或海防卫所的建造数量之多是历代所不曾见的，而明代对新建或既有城池用砖石进行的大规模整砌，在数量与规模上既超越了其前的历朝历代，也是其后的清代所不可比拟的。而明代按照行政区划并分等级地分布与建造的城市，是清代及晚近城市与地方城镇的前身与基础。本文对这一建城运动的历史及动因进行了分析，并为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个引子。

关键词：明代，建城运动，都城，地方城市，砖石整砌

元明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城市史与建筑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我们习惯上将明清时期的城市与建筑列在一个大的近古时期的时代框架之下，而将唐宋辽金时期，列在一个较为中古的时期，介乎两者之间的是时间相对比较短暂的元代，而元代恰是裹挟了大量外来文化，对中原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冲击与刷新的特定历史时期，而明代则是在恢复唐宋之风的命题下，重新开启的一个新制度重创时期。元末明初的制度重建，不仅在国家礼制规范、国家行政区划、分等级的城市分布，而且在城市规划与建设、建筑等级规制与建筑结构与造型方面，都为其后的数百年中国历史起到了一个开创性的作用。

一、元代的废城之举

相比较而言之，元代在对旧有中原文化与典章制度的继承与沿用的过程中，也有许多废弃与变异的做法。例如，对于宋代旧有的城池，则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摧毁的态度，这样的事例在元初尤其明显。如在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丁酉，命塔海毁夔府城壁。戊戌，刘宗纯据德庆府，梧州万户朱国宝攻之，焚其寨栅，遂拔德庆。”¹同时被毁的可能还有嘉定、重庆。²这种大规模摧毁占领城池寨栅的做法，似乎已经成为元初时的一个策略，如同是在至元十五年，“甲戌，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彻毁。’从之。”³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己亥，云南行省言：‘金沙、江西、通安等五城，宜依旧隶察罕章宣抚司，金沙、江东、永宁等处五城宜废，以北胜施州为北胜府。’从之。”⁴

另据《元史》中记载之绍熙府的情况，“本府元（原）领六州、二十县、一百五十二镇，国初，以其地荒而废之；至是（元顺帝至元四年——1339年）居民二十余万，故立府治之。”⁵这里的由废到立，也反映了元代城市建设的一个侧面。这样的情况，恐也不是孤例，如：“桓州，本上谷郡地，金置桓州。元初废，至元二年复置。”

亦有较多废州为县、废县为镇的，这也反映了元初在行政区划上的一些调整。不纳入新的行政管理区

* 本文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项目，项目名称：《明代建城运动与古代城市等级、规制及城市主要建筑类型、规模与布局研究》，项目批准号为：50778093。

1. 《元史》，卷10。

2. 《元史》，卷10。“八月壬子朔，追毁宋故官所受告身。以嘉定、重庆、夔府既平，还侍卫亲军归本司。”

3. 同上。

4. 《元史》，卷15。

5. 《元史》，卷39。

划范围中的，其被废弃摧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元初东宁路，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升东宁路总管府，……本路领司一，余城皆废，不设司存，今姑存其名。”¹仔细阅读《元史》，会发现废府、废州、废县的做法几乎不绝于整整有元一代。其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在元代时，城池的废与置，是隶属于兵部的权限范围内的。

兵部，尚书三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掌天下郡邑邮驿屯牧之政令。凡城池废置之故，山川险易之图，兵站屯田之籍，远方归化之人，官私刍牧之地，驼马、牛羊、鹰隼、羽毛、皮革之征，驿乘、邮运、祇应、工廩、皂隶之制，悉以任之。²

这里的兵部，既有行政的权限，也有对城池进行废弃或建设的权限。这样的设置，显然还存有较为浓厚的军事管制的痕迹。

此外，这种摧毁运动，还不仅仅限于城池寨栅上，也外延至一些具有明显宋代文化意蕴的建筑物上，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毁宋郊天台。”³至元三十年（1293年），“敕江南毁诸道观圣祖天尊祠。”⁴至大元年（1308年），“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⁵

但是，元代统治者对于边远而具有军事意义的城池，仍然着意加以修复，如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中书省上书言：“甘肃省僻在边陲，城中蓄金谷以给诸王军马，世祖、成宗尝修其城池。”⁶

二、朱元璋的“高筑墙”策略

元末明初的战争，无疑也对城市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明代初年所面对的是一片战争疮痍，对城市的恢复与建设，是明初统治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从史料记载中可知，在战火还没有完全平息的明代初年，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开始。早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初克金陵，改元集庆路为应天府，还处于南北夹击，两面受敌的状态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对于自己所据守地区的城池修筑。这一年的九月，朱元璋视察了新攻克的江淮府：“入城，先谒孔子庙，分遣儒士，告谕乡邑，勤耕桑，筑城开堑。命徐忠置金山水寨，以遏南北寇兵。”⁷

至正十八年（1358年），因为城池的修筑，甚至引起了百姓的忿怨：“十二月……又问曰：邓愈筑城，百姓怨乎？仲实对曰：颇怨。上曰：筑城以卫民，何怨之有。必愈所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罢工。”⁸但是，因为战争本身对于坚固城池的需要，这些偶然的忿怨，并不能阻止对于城池修筑的热情，而当时还处于割据状态的朱元璋军，在战争的硝烟仍然浓烈的时候，已经将经略地方，安守城池，作为其属将的重要任务。如至正二十年（1360年）：

更筑太平城。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为陈友谅舟师所破，及是友谅败走，常遇春复其城，乃命移筑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余步，增筑楼堞，守御遂固。⁹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二月，朱元璋“以湖湘既平，命（徐）达令诸将经略各郡。”¹⁰并谕之曰：

汝皆吾亲故，有功之人。故命以专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则汝亦安矣。

1. 《元史》，卷 59。

2. 《元史》，卷 85。

3. 《元史》，卷 13。

4. 《元史》，卷 17。

5. 《元史》，卷 22。

6. 《元史》，卷 23。

7. 《明太祖实录》，卷 4，第 48 页。

8. 《明太祖实录》，卷 5，第 70 页。

9. 《明太祖实录》，卷 8，第 107 页。

10. 《明太祖实录》，卷 16，第 219 页。

昔者丧乱，未免有事于征战，今既平定，在于安辑之而已。¹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在元末明初战争中的一些思路：在拓展军事战果的同时，兼顾地方的经略与城池的修筑。在这里朱元璋特别提出了一种有关城池守卫的颇为有趣的理念：

凡守城者譬之守器。当谨防损伤。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坏，则器为废器。守者亦不得无责矣。吾不当以富贵而忘亲故，汝等勿以亲故而害公法，庶几上下之间，恩义兼尽，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无穷之美矣。²

朱元璋对于出守外郡的将领，也往往亲自向其嘱托经略地方的策略，如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以王天锡为湖广行省都事，谕之曰：‘汝往襄阳，赞助邓平章设施政治，当参酌事宜，修城池，练甲兵，转节财用，抚绥人民。’”³也是将修城、练兵与抚民、节用的策略同时并重的。

其实，朱元璋的这种据守一城一池，谨慎经略，小心安守，筑城安民，步步为营的做法，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策略。这就是著名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这一思想是至正十八年（1358年），由前学士朱升提出来，并得到朱元璋的采纳的。

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元末举乡荐，为池州学正，讲授有法。薪、黄盗起，弃官隐石门。数避兵逃窜，卒未尝一日废学。太祖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⁴

这一点很好地解释了在洪武元年之前，天下仍苦战恂恂的时期，朱元璋就着手城池修筑，着意地方经略的做法。而这一策略无疑也是十分有效的。如就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以（费）子贤为元帅，张德为总管，守吉安，子贤因筑城守之，士诚连岁出兵来击，皆为子贤所败。至是士诚复遣其将张左丞帅兵八万来攻，子贤所部仅三千人，坚壁拒守，城上设战车弓弩以御之，因射杀其裒将二人，敌惊溃遁去。”⁵以三千人而抵御八万之众的进攻，若非依赖所筑坚城，是不可想象的。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信州盗萧明围饶州府，知府陶安召父老告之曰：‘国家乘天运，除祸乱，兵甲之盛，所向无敌。今逆贼扇余党、驱乌合而来，徒貽民害尔，不足畏也。我粮实城坚，素有其备，但能固守，不过数日，援兵至，破贼必矣。’众皆诺。”⁶这里的“粮实城坚”，应是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之建言而实施之策略的结果。

由现存的实物与史料来看，明初的城池建造，已经主要是用砖甃砌的了。而这一大规模用砖甃筑城池的做法，还引致了一场民变，据《明太祖实录》：

上海民钱鹤皋作乱，据松江府。大将军徐达遣骁骑卫指挥葛俊等率兵讨平之。初达攻苏州，遣元帅扬福、参谋费敬直谕松江府守臣王立中以城降。达令立中就摄府事。既而上命荀玉璠代之。未几达檄各府验民田，征砖甃城，鹤皋不奉令，欲倡乱。因号于众曰：吾等力不能办，城不完即不免死，曷若求生路以取富贵，从皆从之。遂结张士诚故元帅府副使韩复春、施仁济，聚众至三万人攻府治，开库庾，剽掠财物。⁷

这一条史料也说明了明初的民间制砖业已经比较发达，筑城所用的城砖，主要是通过向各府百姓征收而来的。而这一特别关注城池修筑，并着意砖筑城垣的思想，无疑也与这一时期战争中所使用的兵器日益

1. 《明太祖实录》，卷16，第220页。

2. 同上。

3. 《明太祖实录》，卷17，第235页。

4. 《明史》，卷136，列传第24。

5. 《明太祖实录》，卷18，第256页。

6. 《明太祖实录》，卷18，第247页。

7. 《明太祖实录》，卷23，第326页。

翻新，对城池的坚固性要求日益提高的历史背景有一定关联。如在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建议的第二年，即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的属将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树栅，围其六门。造吕公车、仙人桥、长木梯、懒龙爪，拥至城下，高与城齐，欲阶之以登。又于大西门、大南门城下，穴地道攻之。”¹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濠州李济以城降。先是韩政兵至濠，攻其水濂洞月城，又攻其西门，杀伤相当。城中拒守甚坚。政乃督顾，时以云梯、砲石四面并攻。”²

而纵观《明史》有关在战争中使用炮（砲）石的记载，无论是在攻城中，还是在守城中，屡屡可见，如元末至洪武初，“始吴中用兵，所在多列砲石自固。（王）行私语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刚，若植大竹于地，系布其端，砲石至，布随之低昂，则人不能害，而砲石无所用矣。’后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³ 万历二十年（1592年），派李如松为提督去征讨宁夏的叛乱，“先是，诸将董一奎、麻贵等攻城不下。如松至，攻益力。用布囊三万，实以土，践之登，为砲石所却。”⁴ 明熹宗时的孙承宗，曾主持与后金相毗邻的东北宁远地区的边防，“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砲石、渠答、卤桶之具合数百万……”⁵

由此可知，在元末明初，甚至有明一代，武器中据有重要地位者之一就是炮（砲）石，而这是可能对于传统的城墙防卫系统构成很大威胁的火炮兵器之初期阶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明初以来会出现大规模的城池建造运动，而其中又尤以砖筑城垣为多的原因所在。

三、明初的都城建设

当然，最初的建设是集中在皇帝所居的都城与藩王的王府上的。如洪武九年（1376年）三月朱元璋的诏书形象地描绘出了这一时期既疲于征战，又忙于建设的历史情景：

比年西征敦煌，北伐沙漠，军需甲仗，皆资山、陕，又以秦晋二府宫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来，閭閻未息。国都始建，土木屡兴。畿辅既极烦劳，外郡疲于转运。⁶

明初定都建康。早在朱元璋登基称帝并改国号为“明”之前，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就开始了建康城的建设：

拓建康城。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进白下门外，距鍾山既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庠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鍾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鍾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⁷

这座新拓的都城，于1366年8月动工，于1367年（吴元年）2月，“拓都城讫工，命赏筑城将士。”⁸前后仅7个月的时间。这说明这里所说的筑城，主要是指城池本身，而不一定包括城池内的建筑物。但在短短的7个月时间中，要筑造周回有50余里的坚固城池，且是我们所知道的砖筑城池，其速度仍然是相当惊人的。

明代的建康城，是在六朝古都及宋建康府、元集庆路的基础上建造的。明代的主要建设是向东拓展，在鍾山之阳，建造宫苑。因而，其城既非一次规划建造而成，也不同于一般中国古都之方正规整之格局。明代时建康城为应天府，清代改称江宁府。据清《江南通志》：

1. [明]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179，“元纪二十七，顺帝”。

2. 《明太祖实录》，卷20，第278页。

3. 《明史》，卷285，列传173，“文苑一”。

4. 《明史》，卷238，列传126，“李如松传”。

5. 《明史》，卷250，列传138，“孙承宗传”。

6. 《明史》，卷2。

7. 《明太祖实录》，卷21，第295页。

8. 《明太祖实录》，卷22，第317页。

江宁府，始自越范蠡筑城于长干。楚置金陵邑，城于石头。其后六朝有台城，有丹阳郡城，隋为蒋州，唐为升州，皆有城。五代杨吴为金陵府城，宋元仍之，俱详见古迹。明初建都城，惟南门、大西、水西三门。因旧更名聚宝、石城、三山。外自旧东门处截濠为城，开拓八里，增建南门二，曰通济、曰正阳。正阳而北建东门一，曰朝阳。自鍾山之麓，西抵覆舟山，建北门一，曰太平。又西据覆舟、鸡鸣，缘后湖以北，直至浚山而西八里，建北门二，曰神策（国朝改为得胜），曰金川。西北括狮子山于内，雉堞东西相向。建门二，曰锤阜、曰仪凤，迤迤而南建定淮、清凉二门，以接旧西门。实周九十六里。其皇城则在都城之内，鍾山之阳，前直正阳门。外城西北据山带江，东南阻山控野，辟十有六门。¹

清《江南通志》描述的江宁府城，城周回 96 里，与《明太祖实录》所记载明初时周回 50 余里的建康城似不相合。明人陆容的笔记《菽园杂记》卷 3 中也谈到：“金陵本六朝所都，本朝拓其旧址而大之，东尽鍾山之麓，城池周回九十六里。立门十三……其外城，则因山控江，周回一百八十里。别为十六门。”这种城池规模记载上的差别，可能的原因是，《明太祖实录》所说的周回 50 余里，仅仅是指明初在鍾山之阳所建之“新城”的周回长度。当然，在明清两代 500 余年的历史上，建康城仍然处在不停的拓展与变动之中，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宋建康府或元集庆路的旧有街区城坊，逐渐被包裹在外城之中，从而形成了形制与一般中国古代都城规整方正的平面形式截然不同的颇为自由曲折的清代江宁府城的城市格局，然其规模甚巨却是无疑的（图 1，明洪武南京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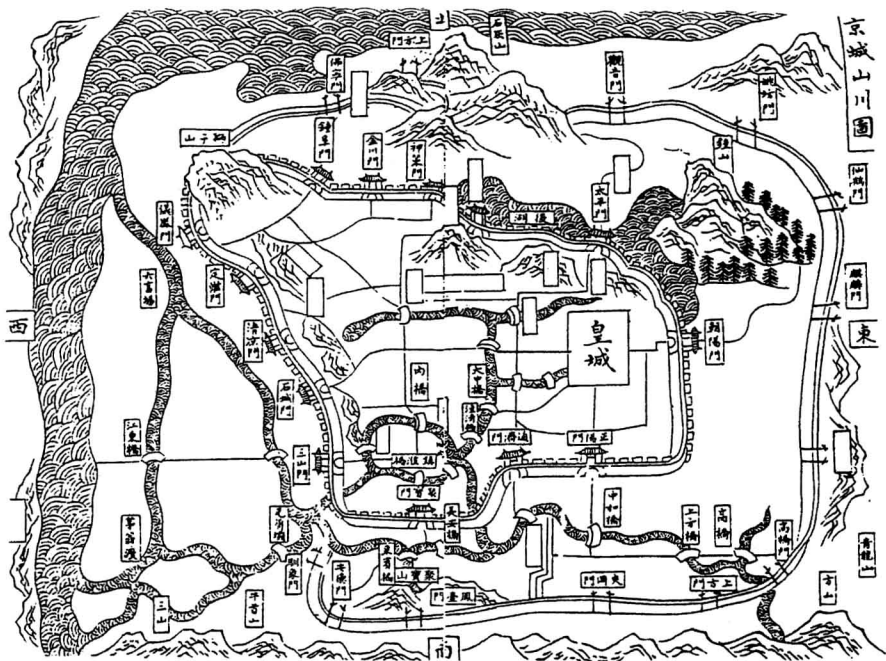


图 1 明洪武南京城图

显然，明初建康城新城的建设规模，已经明显地超出了明以前历代建康城的范围。这一部分明初新建的城池，主要位于旧有城池之东的鍾山之阳。这里布置有明代的皇城与宫城，并形成了一条偏于外城之东侧的城市中轴线。因此，虽然明应天府城是在六朝古都与宋元建康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但明代新建的这一部分城池本身，也几乎可以构成一个与历史上的都城规模相当的新城池。也就是说，明初的都城建设，与汉初之建长安城、北魏初年之建洛阳城，隋初之建大兴（唐长安）城与洛阳城，宋初之建汴梁城，及元初之建大都城一样，都是一个全新而巨大的城市建造工程。

1. 《江南通志》，卷 20，“舆地志·城池”。

明代着力经营的大都会城市还有北京。众所周知的是，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克元都后，为了守御的方便，曾将大都城的北墙向南移了5里，后又将大都城的南墙向南移了一里，这样，就形成了今日北京内城的平面格局。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军徐达在故元大都围绕城市问题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先是：“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北平南城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六丈。”¹接着“大将军徐达遣指挥张焕计度故元皇城，周围一千二十六丈。”²这说明徐达已经开始留意金、元都城与皇城的周回尺度，这很可能与明太祖拟建全国性都城的计划密切相关。至少在这个时期，朱明君臣对于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全国性的首都还处在犹豫之中。比如，同是在洪武元年，在徐达还没有攻克元大都之前，就曾有人劝说朱元璋以宋都汴梁为都城。朱元璋还特别为此亲临汴梁进行了实地考察。

车驾发京师至汴梁。时言者皆谓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劝上定都。故上往视之。且会大将军徐达等，谋取元都。³

当然，实际的情况是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曾下诏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这是第一次将金陵城的名字称为“南京”。而将宋之汴梁（大梁）称为“北京”，以期达到“居中夏以治四方”的目的。诏书中说：

顷幸大梁，询及父老，皆曰昔圣人居中国而治四夷，天下咸服。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均匀，父老所言，乃合朕意，可不从乎？然立国之规模固大，而兴王之根本不轻，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于春秋往来，巡狩驻守，播告天下，使知朕意。至于立宗社，建宫室，定朝市，南京既创制矣，北京其令有司次第举行。⁴

实际上，明代并没有真正选择汴梁作为首都，只是象征性地以南北京的方式，在一个时期中，将汴梁作为北京而明确了下来，以表达天子居天下之中的象征意义。上面这条史料也仅仅说明了明初为都城的确立，曾经大费周章。明洪武元年，改大都路为北平府，初隶山东行省；洪武二年（1369年）置北平行省，治北平府。而对故元都城，即北平城的经营，也是明初一系列建设工程中的重要一个。“洪武元年九月戊戌朔，大将军徐达改故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建德门为德胜门。”⁵其实，这里有一些令人不解的地方。实际上，徐达是先将元大都的北城垣向南移了5里，然后新筑了北平城的北垣。而安定门与德胜门都是在新筑的城垣之上的。那么，这里所说的究竟是先改旧城门之名，在城垣南移之后继续沿用了所改之名，还是将移筑城垣与城门的工程与改称城门之名同时进行，尚不清楚。但是，同是在这一年改筑了北城垣却是无疑的：

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北取径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⁶

但这里新筑的城垣也有语焉不详之处。比如，究竟是仅仅改筑了北城垣1890丈的长度，还是对新的北平城的城垣进行了大规模的“新筑”。因为，明清北京城内城的砖筑城垣是明代时才筑砌上去的。这里的“新筑城垣”是否指的是这一次工程，也未可知。此外，明初还将故元都城的南垣向南移了一里。所以，至少明北京内城的南垣与北垣都是明代重新夯筑并加以筑砌的，而其东垣与西垣及城门的城砖也应该是明代才筑砌上去的。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每座城门又各有自己的瓮城。城上各有城楼与箭楼，再加上数十里长的砖筑城墙，无疑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

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1406年），在修建北京宫殿的同时，对北京城的城垣进行了修复。北京内城在原有大都城土筑城垣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砖筑工程，大约就是在这时期。

1. 《明太祖实录》，卷35，第622页。

2. 同上。

3. 《明太祖实录》，卷31，第556页。

4. [明]吕毖：《明朝小史》，卷1，“洪武纪”。

5. 《明太祖实录》，卷35，第627页。

6. 同上，第611页。

而内城以内的皇城与宫城，也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据《明史》：

永乐四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九年正月告成。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门八：正南第一重曰承天，第二重曰端门，第三重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门六：正南曰大明，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大明门东转曰长安左，西转曰长安右。皇城之外曰京城，周四十五里。门九：正南曰丽正，正统初改曰正阳；南之左曰文明，后曰崇文；南之右曰顺城，后曰宣武；东之南曰齐化，后曰朝阳；东之北曰东直；西之南曰平则，后曰阜成；西之北曰彰仪，后曰西直；北之东曰安定；北之西曰德胜。¹

如我们所推测的，洪武年对大都城垣的改造，仅仅是一时的军事权宜之计，未必有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那么，北京城的大规模建造，主要应该是从永乐四年（1406年）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这15年的时间中完成的。其中，既包括辉煌壮观的大内宫城——紫禁城，也包括紫禁城之外的皇城，以及皇城之外的京城。而这时的京城，规模控制在周回45里，与至正二十六年所拓建的周回50里的建康新城规模是相当的。另据《菽园杂记》卷3的记载：“永乐十七年，改北平为北京。营建宫殿。寻拓其故城规制，周回四十里。凡九门：正南曰正阳，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东曰安定，西曰德胜，东之南曰朝阳，北曰东直，西之南曰阜成，北曰西直。然其时尚称行在。正统七年，诸司题署，始去‘行在’字，旧都诸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两京之制，于是定矣。”²这说明明初的北京城一直被称为“行在”，直到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才将“北京”这一名称正式化。

明代对北京城的另外一次大规模建造工程是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完成的，这就是北京外城的建设：

嘉靖三十二年筑重城，包京城之南，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门七：正南曰永定，南之左曰左安，南之右曰右安，东曰广渠，东之北曰东便，西曰广宁，西之北曰西便。³

从永乐到嘉靖年间的建设，大体确定了明清北京城的形制与规模，形成了北京城独具特色的“凸”字形内外城垣的平面形式，与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环环相套的城垣、门阙与宫殿格局，这一格局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这也是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下来的中国古代帝都的城市格局（图2，明清北京城平面图）。

明代都城建设中，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到的例子，就是明中都凤阳城的建设。据《明史》的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以临濠为中都。”⁴关于中都城的规模，可见于明人的笔记，如：

国初欲建都凤阳，其城池九门：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东曰北左甲第，西曰后右甲第，正东曰独山，东之左曰长春，右曰朝阳，正西曰涂山。后定鼎金陵，乃设中都留守司于此。⁵

由此也可略见中都城的规模。以其拥有9座城门的格局，应该与明初改建的同样拥有9座城门的周回40里的北平城的规模是相当的。而且，据现代的考古发现，明中都城中也有皇城与宫城的设置，俨然一座大尺度都城的格局，其规模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只是在这座城池建造到已接近完成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突然下令停止了工程的进展，才使这样一个宏大的新建都城工程得以终止（图3，明代凤阳中都城平面图）。

1. 《明史》，卷40，志第十六，“地理一”。
2.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3。
3. 同上。
4. 《明史》，卷2，本纪第二，“太祖二”。
5.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3。



图2 明清北京城平面图

四、明代地方藩王的王府与王城

明代一改唐宋时代对亲王采取监视和居住在京城的做法，恢复了分封藩王的制度，并设立了为每一位到地方之藩的亲王或郡王建造府城的规制。明初洪武二年：“乙亥，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¹

关于明代亲王府制较为详细的描述，可以见于2处记载，并可互相印证，一是《明史》：

亲王府制：

洪武四年定，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后改为龙。立山川、社稷、宗庙于王城内。

七年定亲王所居殿，前曰承运，中曰圆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太祖曰：“使诸王睹名思义，以藩屏帝室。”

九年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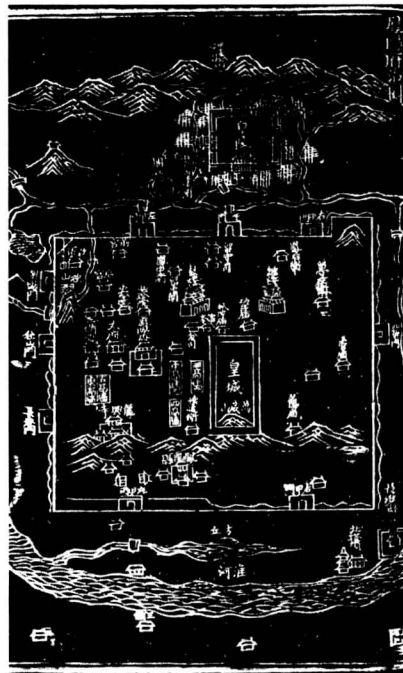


图3 明代凤阳中都城平面图

1. 《明史》，卷2. 本纪第二. 太祖二. 北京：中华书局，1974：22页。